



◎ 荻 宜

# 率性爽朗，詩風奇異 專訪管管先生

人生歷練六十餘載，

管管透過詩、文、戲劇、美術，

傳達了他對生活的熱愛，

表現了生命的豁達與愜意。

管管，本名管運龍，山東膠縣人。

民國十八年生。

曾任電台記者、節目製作等職。

創世紀詩社同仁。

作品有詩集《荒蕪之臉》、《管管詩選》；

散文集《請坐月亮請坐》、《春天坐著花輪

采》等書。

山東大漢、詩人管管，生於山東膠縣第五區辛莊（如今稱龍鳳村），幼時大病，差點蒙閻王寵召，當時屋外風雪漫天，黑幕籠罩，屋內家人愁苦，心如刀割。小管運龍奄奄睡高梁桿編的蓆子上，只等天亮蓆子一捲，送至「捨坐」（公墓），小命便宣告完了，沒想到，天一亮，牛頭馬面早落荒而逃。獨生子管運龍活將起來，為管家留下一點血脈

，為台灣詩壇預備了古靈精奇的「怪才」。

百家姓·千家詩·武俠小說

九歲舉家遷青島的管管，到私塾念書，在外面開客棧的父親管龍元回家，聽管管背百家姓，不只背得聲調朗朗，滾瓜爛熟，且滿面神氣，測試之下，卻發覺他連百家姓的第一字「趙」都不認得，遂將孩子送至紅萬字會的小學唸書，時值汪精衛偽政權，唸的課本淺白易懂，像第一課「天亮了」，很能引起幼孩興趣，管管自然而然學會識字。

算起來，管管的父親也是個讀書人（管父時運不濟，開客棧，不幸有投宿者死在客棧內，只好回家鄉開私塾，一天打開私塾門，驚見有人吊死，遂改行種自家的三畝田），家裡有些藏書，識字漸多的管管，閒來無事東翻西找，翻出一本古文手抄本，熟讀下嗜

到滋味，又背熟一本千家詩，自此對閱報欄的副刊大感興趣，「見到佳文必等天黑後以刀片割下」，同時也生吞活剝不少所謂卅年代前後文藝創作，還將文字狂熱延伸到繡像武俠和章回小說。

當時書可以用租的，但需押租金，為了租書，管管用各種方式打工：換上潔淨衣衫，到大戶人家叩門，聽候門房或佣人使喚；到碼頭，向外國艦隊推銷中國小玩意；到野外做樵夫，別的孩子收穫不多的情況下，機靈的管管，知道找更好的荒地，去挖大批的枯木頭。

拿了錢，租來一本本武俠小說：還珠樓主、鄭證因、王度盧的作品，看得管管目不轉睛，把個不識字的母親樂開懷。等父親回家，母親喜孜孜告知詳情，做父親的驚奇找出書來，氣悶告訴母親：「這是閒書！」母親



管管永保一顆童稚的心。攝影／王亞倫

氣沖沖抓了書往灶裡拋擲，管管恐嚇母親：「這是付了錢的，書燒了，人家不還錢的！」嚇得母親急將書往外搶，卻已來不及，自此母親再也捨不得燒書，任由管管看個飽。

當時的武俠作家王度盧，原是青島的一名中學老師，管管見賢思齊，也想寫武俠小說。家鄉附近有座「珠山」，管管將「蜀山劍俠」的餘熱延燒，開始寫自己的武俠大著《珠山劍俠傳》。可惜力有未逮，寫了一回，不能成篇。寫武俠小說的熱情雖然退燒，卻無形埋下文學因子。這一年，時局動盪，管管時年十九歲。

### 看戲·吃書·寫詩

管管的文學涵養另一方面來自戲曲，當時

青島華樂等戲院常有電影、京戲的演出，幾乎每天必到的管管不只看完「全本西遊記」，還見識名角程硯秋、毛世來、高百歲、童芷苓、顧正秋、楊寶森的功力和魅力。儘管看了好多好多戲，管管從未花過分文：有個當警察的表哥，看戲免錢，管管特意巴結，由他帶進場……當然其他不費錢的表演，管兄弟更不肯放過：曾經，他跟著地方戲班看戲三個月；也曾經，在青島第三公園足球場，管管看過京戲、相聲、京韻、梅花、山東等大鼓。管管後來與戲難分難解，實是來自慘綠少年對戲曲的痴迷。在他的詩作《俺就是俺》中，有一句：「俺喜歡走著路唱大戲。」不難看出他對戲劇戀戀情深。

三十八年端午節，不識愁滋味，只唸完初中，常在教室唱大戲，也屢次不經意踢破痰盂，不得不照價賠償的管管，憑他高頭大馬，被國軍相中，硬是拉他去當大頭兵，管管自然滿心的不情願，然而，誰也料不到，抓他當兵其實救了他。當青島陷入如火如荼的清算鬥爭中，管管已隨軍自海南島輾轉來台。尚稱安定的軍旅生涯，令管管難忘舊愛：有限的薪餉幾乎全用來看电影和看戲，遇到報紙有可口詩作，也經常順手抄下，以備研讀。

四十年，赴宜蘭金六結通校受訓的管管，知道學校有圖書館後，簡直「管心大悅」，毫不客氣生吞活剝不少中外名著。隨後管管找來另一樂子：與詩人舒蘭等人演出改編自戈果爾《欽差大臣》的話劇，戲一推出，居然轟動了宜蘭。

四十六年，調至金門服役的管管，曾以奇怪的文字描寫彼時的讀書生涯，他寫道：「金門圖書館的書籍統統把它吃掉。」這段「吃書」經驗，還印證了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名言。直到過了四十年，今日的「管老爺子」還記得負責出借圖書的小姐叫「薛玉杯」。也就在前線這段時間，他的詩作投向軍報，成果是「退多登少」。

### 詩藝大進，「文氣不通」

與詩結不解緣應始於四十七年，在鳳山步校受訓的管管，心中有個偶像——詩人痲弦，管管自己招認，受訓期的他常在課堂上不務正業，偷看《痲弦詩抄》，看得忘神，竟教同學馮鍾彥發現，馮告訴管管：痲弦乃玩尿泥之小友。興奮莫名的管管，求馮引見，終於在左營海軍劇隊，認識詩人痲弦和馮鍾彥的弟弟馮鍾睿。為表示慶祝，管管和那位名畫家馮鍾睿結伴「去街上每個人買了一根極長的甘蔗啃著回來」。

又隔一年，管管得識詩人張默、周鼎、夏菁、余光中、蓉子、覃子豪、周夢蝶、曹介直、阮囊、向明等。

對管管指點最多的，應屬詩人阮囊。此時的管管，與詩友切磋的機會多，又與同單位、愛文藝的菩提互相期勉，詩藝自此大進，作品陸續刊於《藍星》、《創世紀》、《現代詩》、《筆匯》、《文學雜誌》、《幼獅文藝》、《現代文學》、《文學季刊》、《自由青年》等。

管管的筆名與本人一樣有趣，名叫「管寂」



寞」。

管管詩作雖屢獲刊登，卻不怎麼受重視，民國五十二年，作品入選「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」新詩獎。此一美術協會素享清譽，評價甚高。同時獲獎的尚有偶像詩人痲弦，管管的快慰，簡直難以言喻。事隔十年，即民國六十二年，管管再獲「第二屆中國現代詩獎」，十餘首詩入選專輯中，同時獲獎的尚有詩人吳晟。

寫詩固然清高，卻不足以餬口養命。五十五年前後，管管胃疾，與同時也生病的菩提住於野戰醫院，管管談起想增加營養，手頭卻不寬裕，菩提鼓勵他不妨寫寫散文，管管想想也對，散文字數長，比小詩三兩行的稿費當然多出很多。說寫就寫，管管寫了兩千字的散文投到中央副刊，不到二個禮拜，給退了回來。孫如陵主編在退稿上批了幾字：「文氣不通」。視為奇恥大辱的管管，一度想將四字裱框以誌紀念。隨後，管管將退稿轉投徵信新聞報（中國時報前身），一個禮拜後刊出來了。

怪異文風（管管曾寫過「屁股先哭了起來」的句子）得到賞識，令管管喜出望外，也對當時徵信新聞報副刊主編王鼎鈞的知遇之恩，充滿感念。不過，對退稿之事管管後來釋然，他與孫主編之間的確文氣不通，一個是少林拳，一個是武當拳。

在文壇，管管文風奇特外，也以參與戲劇演出受矚目。導演王蘭金說了個《太平廣記

》的故事，由管管編寫成三段式電影「六朝怪談」，且由管管主演其中一段「鏡中孩」中的老和尚。電影上映後，廣受討論，口碑也不錯，還一度提名金馬獎男主角，可惜某評審以只演出三分之一為由，封殺了管管。

人生歷煉達六十餘載，管管已豁達得足以對許多不如意一笑置之。演出六朝怪談中的「鏡中孩」，他深有感悟，「鏡中孩」中的老和尚，對人刻薄，假宗教之名逼人行善，似此種人物，不只在六朝，放眼當世，藉宗教之名為惡者亦所在多有。

### 樂觀、幽默，自在生活

儘管有些不如意，詩人管管、作家管管、或演員管管，有一顆樂觀、幽默的赤子之心。和作家妻子離婚後，過著單身生活，但並不表示沒有愛情，管管現有紅粉相伴，且年輕得令人羨慕。年齡一大把，外型卻不顯老，穿著打扮一如他的詩文，長髮紮成馬尾，喜歡寬鬆的上衣、瀟灑的牛仔褲，看來活潑、帥氣，充滿熱情。藝文盛會上，管管常被邀上台，唱大戲、說竹板快書，自娛娛人：「最近管管應邀擔任「金馬獎」評審，一天必須看好幾部影片。」

在花園新城，領退休俸的管管，生活無憂，故而悠閒之至。他可以不必寫詩文，但因喜歡，他隨時提筆；他也可以不必演戲賺錢，卻因喜歡，偶而也過個癮，活躍一下「戲胞」。閒來無事的管管，生活寫意極了，看山

、看雲、看書、畫畫、寫字……。他書看得博、看得雜，文史、哲學、戲劇、美術，無一不愛；他的字畫亦頗有特色，父親寫得一筆好趙體，他曾隨父習字。亦曾跟著堂叔學畫。

就這麼生活著，管管怡然自得其樂。▲▲

管管的部分作品。攝影／王亞倫

